

三十四年

台灣夢

一世紀的台灣夢  
● 鍾志誠 ● 廣西人民出版社



K828.7

26460

Z742

一位  
回  
归  
者  
的  
自  
述

# 三十四年 台 湾 梦

种子斌

三十四年台湾梦  
——一位回归者的自述

种 志 斌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2 插图 114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500

统一书号: 10094·717 定价: 1.20 元

## 目 录

---

- 一 别亲人洒泪离家  
受蒙蔽漂泊台湾…………… ( 1 )
- 二 初到台湾满目荒凉  
骤遇台风惊心动魄…………… ( 14 )
- 三 藉名整党排除异己  
暗中监视人人自危…………… ( 19 )
- 四 自不量力狂言反攻大陆  
压制欺骗百般愚弄民众…………… ( 25 )
- 五 卖国求荣当局丧尽廉耻  
独裁之下岂有自由民主…………… ( 31 )
- 六 金钱社会铜臭熏天  
腐化堕落比比皆是…………… ( 43 )

- 七 畸型世界生出奇人怪事  
  抢劫银行只为发泄怨恨……………（ 56 ）
- 八 海峡两岸音讯隔绝  
  台湾游子痛不欲生……………（ 68 ）
- 九 身陷孤岛心怀大陆  
  暗投家书喜得佳音……………（ 79 ）
- 十 毅然辞职奔向母亲怀抱  
  假借旅游踏上回归之途……………（ 107 ）
- 十一 异国风光难遣思乡情  
  事出意外归途遭挫折……………（ 122 ）
- 十二 男儿立志不畏千难万险  
  绕道日本再寻回归门径……………（ 144 ）
- 十三 三十四载梦想成现实  
  万里山河旧貌换新颜……………（ 160 ）
- 十四 重返故乡恍如隔世  
  亲人相见似在梦中……………（ 174 ）

**十五** 党的关怀恩重情深  
誓将余生献身四化……………（192）

**十六** 大势所趋海峡两岸终将统一  
蓝图宏伟祖国前途灿烂辉煌…（197）

## 别亲人洒泪离家 受蒙蔽漂泊台湾

我叫种志斌，陕西华县人，今年六十岁。一九四八年冬天在西安考入国民党空军，一九四九年冬跟随国民党空军到台湾。一九六九年退休，时任空军上尉。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由台湾绕道日本，返回祖国大陆。

我不善文墨，无意著书立说，钓名钓誉。只所以勉力而为，写作这本小册子，是想将自己三十多年来在台湾血的教训和泪的感受，以及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黑暗统治，扼要简单地向每位炎黄子孙和历史作坦诚的剖白。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当时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奔走，仍然没有着落。一九四八年七月间，我偶然在报端发现“空军第三军区招考英文打字员”的招考广告。其时国民党空军在全国划分为五个军区，西安及大西北均属第三军区。当时空军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令人向往的军种，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便决定报考空军。为

此，我临阵磨枪地加紧练习英文打字。随后鼓足勇气前往报考。没想到这报考的第一关就把我给难住了。因为人家规定，要具有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方准报考。我不是国民党员，当然遭到拒绝。我刚离学校，初出茅庐，对社会情况了解有限。但为了生活问题，只好尽量争取报考，以便尽快谋得一个稳定可靠的职业。于是我便向人打听入党的申请手续如何办理。我整天马不停蹄地在西安市东奔西跑，终于找到设在竹笆市附近的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办公处。我平息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走进了办公室，找到主管入党业务的人，表明了我的来意，并特意说了几句表扬国民党的好话。那位先生睁大眼睛，将我浑身上下不断打量一番，才慢条斯理地从口中吐出一个“好”字。接着，他取出几张印好的表格要我填写。我很快将表填妥并交给他过目审核。他仔细查看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才答应给我填发一纸“临时党证”。我手捧一张临时党证，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起来装进口袋，因为它关系着我就业和吃饭的大问题。

办好报考手续后距离考试日期大约还有一个多星期，在这期间我作了不少考前准备的工作。为了较好的工作与生活，我必须全力以赴，假若不幸落榜，那就要陷入失业挨饿的困境。一个多星期很快过去了，记得考试那天只有二十多人应考。考试科目有英语、数学、国文、常识以及英文打字与口

试。在当时的旧中国，社会上会英文打字的可说为数不多，但英文打字却是这次考试最重要的科目。事后经打探所知，这次考试，其他科目只要有六十分即算及格，而英文打字则必须每分钟能打英文单字五十个以上者始有录取的希望，否则其他各科即便成绩再好也是没有用的。考试结果如何？能否有把握录取？我自己也不敢说，只有等待命运之神去决定一切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不用说我心急如焚。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记得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才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来听人说，空军第三军区必须按照空军总司令部批示，加上蜗牛般的公文旅行，当然就需要很长的时间了。这次招考的情况结果是：正取五名，备取二名。我有幸名列正取。报到后始知其中两位竟是当时西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呢！一位名叫张玉衡，后来我们一同到了台湾，没有几年他就脱离空军，转入教育界到一个中学任教去了。另一位姓田的系备取，在四川重庆时因局势紧张关系，与另外一位备取经发给三个月薪饷后被遣散返家。

我接到录取通知后即迅速前往办理报到手续，这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正在迅猛地向南发展。我进空军报到后被分配在西安空军四零三通信大队，并被派往西关外飞机场实习。

我被派往西关机场从事实习，大概仅有半月的时间，局势有了剧烈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已经推移到陇海路沿线一带，西安市已笼罩在战争气氛之中。南京空军最高当局即速令第三军区作撤退和疏散准备。我们很快接到通知，令作向四川撤退的准备，于是工作也迅速停止。机器拆除，装箱运走，人员待命出发。局势紧张，人心惶惶。此时我借机返回华县老家数次。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要远离家乡，必须要和家人商量研究是否跟随空军一同撤离西安。

我的家庭，上有祖母、父母亲、叔父母，下有妻儿与弟妹们。我的祖父是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秋天逝世的，这是我有生以来家中发生的最大变故。那是中秋佳节的前一天，正是农村麦子播种的时候，接连数日阴雨连绵，给人蒙上一种沉闷的感觉。祖父病重不起，全家人陷入愁云惨雾之中。姑母在百忙中抽空前来我家，为祖父赶缝寿衣。我虽已经二十余岁，可是从来没有经过家中丧葬变故的事。没有多久，祖父就不幸离开人间。由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原因，家中经济情况已是捉襟见肘，不得不草草埋葬了事。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是位克勤克俭能吃苦耐劳的典型老农，终生为家庭的生活而辛勤劳作，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仍在劳动。表现了为一个家庭“鞠躬尽瘁”的精神。祖父初通文字，时常断章取义地教导我以“朱子家训”中做人处世的

哲理与原则。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之类。甚至连诸葛亮出师表上的“近君子，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的大道理，也向我脑里装。这许多极普通浅显的做人常识，对我后来在社会上做事待人却产生了极大的良好影响。我们家自祖父去世后，好象舟行大海，失去有力的舵手主宰一样，感到无限迷惘与彷徨。虽如此，仍得生活下去。于是家中的全部重担就落在我父亲的肩上。在治家方面，父亲与祖父相较就差一筹，故自祖父去世后，家中一切就不似以前那样生气勃勃了。我的祖母也是一位典型的善良的农村妇女，辛勤持家，敦亲睦邻，都能恰到好处。对我的爱护可说无微不至，几近溺爱。我幼年也很顽皮，常遭父亲责打，每次如有重大违误，自料将遭责打时，便赶快跑进祖母的怀抱。这时父亲对我虽极气愤，却无可奈何，只好在一旁大发雷霆，咆哮不已。最令我快心的是，祖母有时还斥责父亲一番说，小孩不犯错，叫大人犯错吗？何况大人还经常犯错。祖母爱我，我更爱祖母。祖父去世后祖母十分悲痛，终日郁郁寡欢，我也无法为祖母分忧解愁，很是难过。祖父去世后田间重担落在父亲的双肩，一家十多口人的生活几全靠父亲承担，长年累月，劳苦备至。为此我心痛不已，恨无办法助父亲一臂之力。我的母亲则更是为六个弟妹穿戴问题夜以继日的操劳着。旧社会纺织工业不发达，农村妇

女自己种棉花，然后纺线、织布、染色、剪裁、缝制等一系列工作都必须亲自操作完成，备极辛劳。母亲为七八个人穿戴所承担的劳苦辛酸，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在两岁时因家中实在无力抚养，不得不送给别人养育。时经三十多年我从台湾归来，她已五十多岁，子女成群，全家幸福。但和我见面时提起当年往事，不禁伤心落泪，泣不成声。并说父母对她太狠心了，姊妹四五人，就只将她送给人家，太不公平。我安慰说，当时家境困难，为使你吃穿稍好一些，无奈何只有忍痛出此下策。

我叔父在外工作，职位低微，收入有限。在我记忆中，十多年中他每次回家，从未给家里带回过一文钱。面对当时家庭生活的困难，我虽不忍心舍弃大家远走高飞，可是现在好不容易谋得一份工作，轻易放弃，确属可惜。因此，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我心情一直十分矛盾，进退两难。有一次我以试探的口吻与岳父商量，征求老人家的看法和主张。那知老人以斩钉截铁和鼓励的口吻说：“大丈夫应志在四方，不必留恋和局限于家门前后”。他的话顿时使我下定了走的决心。为保住职业，为了生活，我决定随空军部队离开西安前往四川。

我最后一次离家远行时，妻抱着我们才一岁多的儿子，从她的娘家将我送至火车站。时值深秋季

节，整个大地一片萧瑟，西北风不断地呼啸着，寒气袭人。妻将孩子紧紧抱在怀里，满面凄愁。我看得出，她强忍着别离的痛苦，泪水不断地滴在衣襟和儿子的身上。我们都满腹辛酸，有话难诉，只好默默相对。当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将要起动时，我迅即跳上车去，妻仍站立车前，不一会火车慢慢向前蠕动，妻握着怀中孩子的小手，不断地摇动着向我挥别，我心头不禁感到一阵刺痛。无情的火车终于将我们夫妻越分越远。就这样妻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时谁能料到此时一别，竟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几成永别。回想起来能不令人寒心！

就在我告别家人返回军中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位一起工作的同事，正在朋友家中聊天，突然接到送来的紧急命令，说明天乘火车到宝鸡，再经汉中前往目的地四川重庆。大家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仍谈笑风生，讨论着明天的行动。可是我的心情却难以平静。这大概由于我来自农村，没有在社会上久经闯荡的缘故吧。当天夜晚大家散伙后我返回住处，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许多问题接连不断地浮现于脑际：如果明天一上火车离开西安，那年那月始能重返故土与家人相聚？不由心乱如麻，不能克制。想前想后，直到深夜二时许始才入睡。

第二天起床后，大家各自忙着整理自己的行囊，早餐后约十时许到达西安北门外火车站。没多

久火车就进站了。说也奇怪，今天的火车汽笛声好象与往常不同，它在我的耳畔里似有无限的凄厉之感，不祥之兆。它要把我带往离家更远的地方。我们一行共二十多人，上了火车，找好座位，没有多久火车又是一声长鸣，便轰隆隆地向前开动。这时正值阳历十二月的时候，刚下过一场大雪，从车窗向外了望，关中平原就好象一个庞大而粉妆玉饰的银色世界，火车犹如一条蜈蚣小虫，在这银色世界里向前奔驰，旅客们都在这小虫的肚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窗外景色虽然优美，我却无心欣赏。有时闭眼回忆往事，有时和别人谈天消磨时间。车行约四小时后在天黑前到达宝鸡车站。我们一行下了火车找好旅馆，用过晚餐，大家都想到宝鸡街头浏览一番。但因遍地冰雪，寒气彻骨，于是就躲进旅馆避寒过夜。那时宝鸡各旅馆尚没有电灯，只能用菜油灯照明。睡觉尚早，闲着无事，我就在那设备简陋，灯光如豆的情况下，给家人写了一封报告平安的信。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改乘汽车向南郑进发，行不多久即进入山区。下午时刻抵达南郑，我们一行即下榻于南郑北门内一家私人旅馆中。因为时局越来越紧张，西安的空军部队不断撤离，我们乘坐的汽车还须返回宝鸡再接其他人员，因此我们就在南郑暂时停留下来。住在旅馆既不经济又太杂乱，几个人商议后决定，在一个老百姓家租一间房子居

住。就这样在南郑停留整一个月，并度过一个农历新年，接着命令下达，通知向重庆撤退。从南郑到重庆，每天日行夜宿，汽车行驶要一个星期方能到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信也斯言。我们沿途经过许多高山与河流，有时惊险万状，令人直冒冷汗。好在开车司机技术熟练，头脑冷静，胆大心细，多次难关均化险为夷，平安度过。大伙就这样每日起早赶晚，披星戴月，经一个星期的劳苦奔波后，抵达重庆市。

我们在重庆属于部队撤退性的，故没有工作可做，每天都是闲散状态，大部时间不是进城上街游玩，便是漫步在长江或嘉陵江之畔，欣赏祖国锦绣山河的风光。有时也浸泡在茶馆里，啜茶品茗、谈古论今。悠然自得，乐而忘忧。在重庆我给家中写过两次信，报告我在外面的情形。我也曾接到家中的两次回信，难能可贵的是在一次回信中，于烽烟遍地之时将我唯一孩子的照片寄送给我。在照片上我看到孩子正健康成长，这给我莫大安慰。后来我将这张照片带到台湾，如同至宝样的保存着。更有意思的是，经过三十多年的离别，自和家中取得通信连系后，我将那张极小的照片翻拍放大，寄回家中，并以简单的文字加以说明，这使家人收到后也深感意外。我们在重庆驻守约半年多时间，有一天用过早餐拿起报纸，突然看到一则使我吃惊的消息。大概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间，西安解放了。这惊人

的消息在我脑际起了很大激荡。因为从此我和家中书信来往将极困难，甚至断绝音讯。返回故乡重见家人，则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我暗自思量，暗自伤神，今后我将象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不知所终。说也奇怪，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恰如古人说的“兵败如山倒”，旋踵间重庆突然又危急起来。那是因从贵阳北下的解放军直逼重庆，使重庆危在旦夕。于是重庆市立即军心惶惶，民情动乱。此时蒋介石本人尚在重庆，他眼看江山不保，为振奋人心，却还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要与重庆共存亡”，企图以这种欺骗伎俩，挽回业已丧失的民心士气。可惜这一招也是枉费心机，不曾发生什么效果。为时不久重庆就被解放，蒋介石本人也不知去到何方。我们一伙空军人员是在重庆被解放约一星期之前离开的，目标是前往成都。我们一行到了成都，被安排暂住在空军机械学校。在成都经过两三个月后，气氛也紧张起来，此时国民党的各路人马似全汇集于此。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争购航空机票，竞相逃离。有一次我到空军司令部航务组接洽公务，亲眼看到出售飞机票所获银元，堆满了办公室几个桌子。那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多的钱。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前夕，所发行的银元券和金元券，已不为人民所信任，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朝夕不同，钞票形同废纸，所以人们买卖东西都以银元而论价。我记得在各种银元之中，所谓的“袁大头”

最受欢迎。但同属“袁大头”银元，还分有睁眼的与闭眼的两种，名堂之多，不胜枚举。

在成都空军机校住了两三个月，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心慌乱达于极点。我们一同工作的几位朋友，由于年纪较轻，缺乏经验，不懂世事。又都与家中已断绝书信往来，故对当时混乱局世只能听天由命，每天照例吃喝玩乐，不问其他，抱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态度。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突然紧急命令下达，要大家从速准备，第二天前往昆明。我们这些低级军官，无所适从，为了生活，只好遵命照办。第二天清晨大家已将行李准备妥当，等待行动，忽又有人来说不去昆明了。问原因，只说是情况有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与什么变化，大家莫名其妙。但仍要求大家随时准备离开成都。就这样风雨飘摇，变幻莫测。我们没有接受过专门军事教育和训练，对这种高深莫测扑朔迷离的行动，感到非常迷惘。虽然如此，现在只有跟着大家一起行动，还觉得有安全感。没有好久就有两辆大卡车停在机校的操场上，传令大家上车前往成都新津机场。车子经过几十分钟的疾驶，到达机场。但见飞机场飞行管理室门前，黑鸦鸦的一大片人群，都是要搭乘飞机离开成都的。这些人据说都是达官显要，富商巨贾，但一副张惶失措狼狈不堪的窘相却是表露无遗的。听说有的买到机票在机场已等候